

前天开了一个大家庭会议，弟弟、妹妹、妹夫、弟媳妇全家的人都参加了。我们很少开这样的家庭会议，而且这次会议很长，被我父亲说成是马拉松会议。大家谈了许多具体的问题，除了这些具体的问题之外还总结出我们处事应该遵循的两条原则：相信科学，敬畏神圣。这两条是对我们家庭每个成员的保护，而且是双重保护——科学的保护和神圣力量的保护。

首先我们要相信科学，只有相信科学，科学才能保护我们。盖房子要尊重科学，结构才能安全，房子才不容易倒塌，我们住在里面才安全。得了病要看医生，要去医院，是尊重医学科学，我们生命才能得到保护。科学对我们的保护无处不在，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相信科学的背后，是承认自己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尊重那些掌握我们不熟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的人才。科学越发达，我们越发现我们个人了解的领域和掌握的知识很少，越

博客丛林

相信科学 敬畏神圣

潘石屹

需要专业化，需要大家的分工和合作。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不相信和尊重别人的专长、知识，就是愚昧，持有这种愚昧的态度就容易失去科学的保护，受到伤害。

第二重更大范围的保护是要敬畏神圣。人对大自然、对世界的了解犹如黑夜手电筒的光线，只照亮了很小的一部分空间，绝大部分空间对人类来说是未知的。科学至今还不可能了解所有未知领域，对无限的未知领域要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和相信科学背后的道理是一致的，都是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局限。只是前者是承认个人的不足和局限，而后者范围更大，是

承认人类认知的不足和局限。相信科学就要不断地学习，掌握科学的规律，运用科学的规律来给我们人类造福，保护我们，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敬畏神圣要不断地研读受到神圣启示的经书，培养自己良好的品行，诚实的美德，敬畏之心是对自己的约束。在无人时，也要当有千万只眼睛在看着你一样。“你们隐藏在心里的一切，皆似那光天化日，昭然若揭！”敬畏神圣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文化中缺少的，更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

这两种力量对人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只强调一种保护而忽视另一种

保护，都会陷入迷信和愚昧。如果一个人仅相信迷信，对科学不能解释和证明的现象，尽管它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自己的头脑中，他就像鸵鸟一样闭上眼睛，认为不存在，这就是一种迷信，是科学迷信。现在犯这种迷信病的人比较多。另一种人是不相信科学，存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陋俗，就像“跳大神”一样，最终成为束缚我们几千年的恐惧和迷信。在一些失去了真正精神内容，只剩下形式的宗教中，这种迷信也处处存在，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受到这些迷信的迷惑。只有在心里牢固地树立起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态度，才会避免被各种迷信的桎梏束缚。

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尽管我们寻找的道路不同，但只要科学的科学，承认自己的不足，就会寻找真理。

衷心祝愿每个家庭成员和各位朋友都能得到科学和神圣的双重保护，让各种伤害远离我们大家。

“不……不坐会儿了？”姚静跟着梁冰朝门口走了几步，胡乱说了一句。

梁冰停了一下，盯着姚静看，电光火石之间，让姚静有种天旋地转之感。

“我是说……我跟小沈走了，你们聊……”姚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李春天侧了她一眼，怒气冲冲地问：“这是谁家？”

姚静对着梁冰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话，梁冰被她的表情逗乐，开门走了。

李春天气恼地坐回沙发，带着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跟两位客人详细地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姚静和小沈显然完全没想到那个前天才见过的“小尖脸儿”已经跳楼身亡了，两个人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

“不过，我说一句话你们别不爱听……”姚静怯怯地看着李春天和沈光明，“我觉得也不能全怪梁冰吧，谈恋爱本来就这样，人家对你已经没感觉了，那就分手呗，洒脱点儿有什么不好的，像圣洁那样非得死缠烂打缠着人家换了谁谁也得躲，出了这样的事儿，第一责任人还得说是她自己。她这样，只能叫梁冰把她看扁了。这谈恋爱……”

“你别一口一个谈恋爱谈恋爱的，梁冰那是在谈恋爱吗？！那叫谈恋爱吗？！谈恋爱第一个标准就是平等，男女在一块平等地交往，他跟圣洁那是平等关系吗？！他完全就是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把圣洁给包养了！这种男的……太不要脸了。”李春天说得义愤填膺。

“那……梁冰他老婆知道吗？”小沈问。

这个问题叫李春天想了好一会儿，她记得，梁冰好像没结婚。

“这不结了！”姚静松了一口气，“梁冰又没结婚，又没老婆，他跟圣洁不是谈恋爱还能是什么！”

话是不错，可是李春天能想起圣洁在文章里的描述，分明是在说她就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

8

两个星期的假期对李春天来说实在有些漫长。刚回家那天，李老二着实把父母吓了一跳，她不但形容憔悴脸上还挂了彩，费了好大的口舌李春天才让父母相信，她眼角的伤口不过是打扫卫生时的一次小意外。每当她躺在父母家的客厅里看着电视，伸出手就有削好的苹果或者喷香的饭菜端到跟前时，李春天都不止一次地发出慨叹：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于是自然又招来母亲的一顿数落，说是数落，其实也无非就是“不求上进”之类的闲话。李春天听得耳朵都长毛了，早已不在乎。

钟小飞的家人并没有为她举行任何告别仪式，就连钟小飞已经下葬的消息都是那个好心的房东黎大姐打电话告诉她的，不知是不是巧合，那一天李春天莫名其妙的发了一天低烧，半睡半醒之间总觉得有水滴滴过她的额头，伸手去擦，却什么都没有，李春天无法理解为何那感觉会如此真实，如果不是什么人的眼泪又会是些什么……

李思扬又托人给老二捎了一些东西回来，衣服、鞋子还有好多的咖啡和巧克力。每当打开包裹的那一刻老二都有一种幸福的悸动，她特别想拥抱老大，当然不是因为那些礼物，到底为什么她却总是说不清。

“背投电视。”“眼镜”说着又检查手里那张发货单，“您看，交款人叫梁冰，他买的，你老公吧？”李春天听见“背投电视”的时候脸就已经沉下来了，再听“眼镜”说“你老公”李春天的脸沉得都快掉地上了。

“错了，从没见过这个人。”“说完就要关门。”“眼镜”慌忙拦住她，“别呀，您看这地址和人名儿都对，您就签收了吧，这远的路也省得我们再去一趟，您可不知道，这电视机太大，电梯都进不去，我们是从楼梯给您抬上来的……”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这时，陈书记说，请黄老板讲几句吧！

黄安从邱成字手里接过玉琮，高高的举起，大声说，各位父老乡亲，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玉琮，是一种玉，最早的玉。有了这个玉，才有商城。所以说，玉琮是我们的根。我黄安，是商城千万个打工人士之一，我们在外，几经拼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生存。但我们有了生存的条件，生活富裕了，我们在外的务工姐妹兄弟就想了家。玉琮，归根到底是说什么？它就是说天地人，祭天礼地，人在中间，人就是精华。只要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商城就有了希望，做人就有了价值。今天，请让我把它埋在商城这块土地上，它属于商城大地的，属于商城人民的。这块玉琮，预示着商城的腾飞。环看商城大地，有我们投资建设的土地；环看这一片蓝天，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乐园。这里的土地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一样无数在外奋斗的打工仔，他们会像鸟儿一样飞回来，报效家乡；他们会像玉琮一样，在家乡的土地上绽放异彩。

“编，编，再编！就跟我没住你们单位打电话似的，人家说你休假呢！出差？蒙谁呀！”

李春天终于失去了耐心，“哪那么多废话，快说，你找我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你现在哪呢？”

“我妈这儿。”

“那你赶紧回家，你到家就什么都知道了。”

李春天带着一肚子的气恼进了家门，李春天更加郁闷——除了家门口被贴了一张水费单，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对了，多出来的还有一屋子的尘土，那是因为李春天走时忘了关窗户。

刘青青分明在要我嘛！李春天抓起了电话。

刘青青居然不接电话！有人敲门，她立刻明白了：肯定是刘青青！

开了门，却发现几个陌生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子站在门口。

戴眼镜的一个小伙子说：“这是李春天家吗？”

“我就是李春天。”

“我是某商场电器的，给您送货……”

“等会儿等会儿。”李春天慌忙拦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买东西呀，送错地儿了吧你们？”

戴眼镜的那个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仔细地看完后对李春天肯定地说：“没错，地址和姓名都没错。”

“怎么没错？我根本没去你们那买过东西……对了，这是什么东西？”

“背投电视。”“眼镜”说着又检查手里那张发货单，“您看，交款人叫梁冰，他买的，你老公吧？”

李春天听见“背投电视”的时候脸就已经沉下来了，再听“眼镜”说“你老公”李春天的脸沉得都快掉地上了。

“错了，从没见过这个人。”“说完就要关门。”“眼镜”慌忙拦住她，“别呀，您看这地址和人名儿都对，您就签收了吧，这远的路也省得我们再去一趟，您可不知道，这电视机太大，电梯都进不去，我们是从楼梯给您抬上来的……”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李思扬托人带回的东西里还有给张一男的两条香烟。李家妈妈首当其冲对此表示了不满：“都这么多年了，还总是给张一男买这买那，从前张一男没结婚也倒罢了，现在叫人家青青怎么想！”她说的充满忧虑。这一次，李永坤没有表示反对。“这有什么？朋友之间送点礼物有什么不好的。”李春天对母亲的说法颇不以为然。

饶是嘴上这么说，李春天内心也觉得香烟送过去刘青青未必会高兴，为了表示对刘青青的尊重，李春天决定把这两条香烟交给她。

她给刘青青打电话约她晚上上一块吃饭，不想还没容她开口，刘青青就嚷嚷起来：“老二，你这些天是怎么了，手机不开，往你家打电话也没人接，往你父母那打你说你不在，你想干吗呀？”

李春天有点含糊，父母那里是她交代的，不论谁找一律回答她不在。

“呃，我忙……”

“得了吧你，都是借口，你不是躲着我们，就跟谁不知道似的。”

“谁躲你们了！我是真忙，出差了几天。”

“编，编，再编！就跟我没住你们单位打电话似的，人家说你休假呢！出差？蒙谁呀！”

李春天终于失去了耐心，“哪那么多废话，快说，你找我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你现在哪呢？”

“我妈这儿。”

“那你赶紧回家，你到家就什么都知道了。”

李春天带着一肚子的气恼进了家门，李春天更加郁闷——除了家门口被贴了一张水费单，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对了，多出来的还有一屋子的尘土，那是因为李春天走时忘了关窗户。

刘青青分明在要我嘛！李春天抓起了电话。

刘青青居然不接电话！有人敲门，她立刻明白了：肯定是刘青青！

开了门，却发现几个陌生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子站在门口。

戴眼镜的一个小伙子说：“这是李春天家吗？”

“我就是李春天。”

“我是某商场电器的，给您送货……”

“等会儿等会儿。”李春天慌忙拦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买东西呀，送错地儿了吧你们？”

戴眼镜的那个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仔细地看完后对李春天肯定地说：“没错，地址和姓名都没错。”

“怎么没错？我根本没去你们那买过东西……对了，这是什么东西？”

“背投电视。”“眼镜”说着又检查手里那张发货单，“您看，交款人叫梁冰，他买的，你老公吧？”

李春天听见“背投电视”的时候脸就已经沉下来了，再听“眼镜”说“你老公”李春天的脸沉得都快掉地上了。

“错了，从没见过这个人。”“说完就要关门。”“眼镜”慌忙拦住她，“别呀，您看这地址和人名儿都对，您就签收了吧，这远的路也省得我们再去一趟，您可不知道，这电视机太大，电梯都进不去，我们是从楼梯给您抬上来的……”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书记、王县长、邱成字缓步走到中央，从小姐手中，共同接过一个用红色绸子包裹的东西，黄安轻轻地掀开绸布，现出一尊玉宝。

只见这只玉，呈碧绿色，被太阳光一照变成了血红色，四周四个棱角，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四周方形，中间是个圆孔。这块玉石长，个头大，透明，熠熠生辉。

下面的群众见了，都问，这是什么宝物？太美了，要埋在地下，太可惜，太可惜了。

吴书记说，是这事呀。好办，批了。

腾飞希望

莫基这天，县四大机构领导都来了。

艳阳高照，彩带飘飘。黄安还请来了锣鼓队、歌舞团演员。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

王贵和来福也来了。他们招呼着乡里乡亲，给乡亲们倒着水，说着话。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本子，只要有了一技之长的，愿意到黄氏公司打工的都以前来报名，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

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一辆奔驰车到了，黄安和邱成字下了车，邱成字手捧着彩绸包裹着的玉琮，黄安扶着邱成字走向主席台。

奠基仪式开始，黄安、陈